



(上接第8版)抗战期间,左权小花戏从内容到形式服务于当时需要。人物角色增加了青年男女、老人儿童等,男扮女装的旧俗消失,女性开始登台表演,按照不同角色的性格穿衣打扮;舞步从“隐咳步”发展到“三颠步”;单曲调的“擦脯扇”也逐步开合婉转,出现“蝴蝶扇”;增加伴奏乐器后,曲调更加优美。

这些变化大大加强了左权小花戏的表现力,群众称此称为“新花戏”。

相比传统的左权小花戏,后来的小花戏“戏”的特点日渐衰落,没有了故事,成为了单一的歌舞。

由“戏”向“舞”的改造

20世纪20年代之前,左权小花戏表演是男孩子的事情。

抗战时期,“花戏”服务于宣传,辽县女性开始成为左权小花戏舞台上的主角。她们沿袭“花戏”载歌载舞的形式,融入了适合政治宣传的内容。

“花戏”是如何被改造的?首先是针对内容的改造,便于体现抗战体裁,用于宣传抗战政策,讲述抗战故事等。

太行深处

小花戏

形式上,改变原先的男扮女装,由女性登台亮相演花戏。改变一丑男一俊女二人对唱对演的形式,增加为三个人、四个人、八个人的集体出场群舞。花戏也从过去的小地摊搬上了大舞台,改变小生小旦旧戏装夸张的时装打扮,并融进风行一时的多种儿童舞场面和舞步。

在革命的“新花戏”成为主流之后,庸俗动作泛滥的“小花戏”被冠以“丑花戏”的名头。伴奏乐队只有锣鼓镲,只给节奏,不给旋律。远远听来,高一声、低一声,不成体统。而且它的几套固定不变的锣鼓点,山里人几乎都会,简单易学,人人可以上手。在“新花戏”的耳濡目染下,人们的品位逐渐提高了,都不愿意再在“丑花戏”堆里混了。

第一代小花戏女演员,最出色的要数“满天飞”和她的搭档“半天飞”。“满天飞”本名王全籽,1928年出生在大林村。因为她的扇花变化多、步伐突破大,给观众以“扇子满台飞舞的感受”而得名。“半天飞”本名王莲籽,1931年出生在孔家庄。她俩在抗战后期就活跃于太行山解放区,20世纪50年代初,是她们最风光的时代,她们跳着《卖扁食》,一路跳进了中南海。

第二代花戏女演员中的佼佼者,如今仍不时出现的李明珍,被誉为“小花戏泰斗”。

李明珍生长的左权县西河头村曾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驻扎地。1942年夏天,左权将军殉国。同年9月18日,辽县易名为左权县,6天后的中秋节,李明珍出生了。

房前的一盘碾,是李明珍最早的小花戏舞台。

李明珍曾在采访中说:“六七岁的时候,看到大姐姐们表演,自己就回来把碾盘作为舞台。搬根麻秸棍儿,别起来就顶扇子用。那时候小,也能记住人家几句话:‘过了闰月年,走马就种田。开个互助会,大家提意见……’”

16岁之前,李明珍广泛学习了传统花戏和新编花戏。那种千百年未变的太行乡村味道,她感受了16年,贯穿了她的青少年时光,苦涩中有花戏的滋养。那时,传统花戏和革命花戏在拉锯,或者说传统花戏曲调整体作为宣传的工具,丰富了宣传的形式。封闭的太行山为精英们提供了难得的滋养。

当李明珍的舞步从碾盘辗转转到“火盘”上时,左权这个太行小城轰动了。她超越了所有同时代的和比她略长的民间艺人。

1958年,16岁的李明珍进入“红旗歌舞团”。外来的编导沿袭的是话剧的思维模式,糅合了话剧剧场的观赏习惯。在前辈艺人的启迪下,在外来艺术家的辅导下,李明珍的舞台表演实现了让地摊花戏艺术化,让传统花戏经典化。

因为李明珍的出现,“小花戏”不再是“戏”了,而是成了舞蹈。李明珍顺应她所处的时代,在众多艺术家的帮助下,完成了“花戏”由“戏”向“舞”的改造,戏剧矛盾可以销声匿迹,对白和演唱也只是辅助手段,最抢眼的,是舞蹈的瑰丽多姿:轻盈颤颤、妖娆婀娜的身姿,左右翻飞、前后蝶舞的花扇,加上清秀喜人的笑脸和艺术变化的队形,让人目不暇接。

(下转第10版)